

## 杀人证

作者：罗伯特·希克利

美国作家罗伯特·希克利在科幻界名气不是太大，不是被人奉为大师的那种人物。不是大师有不是大师的好处，那就是不需要端太大的架子。所以，他的小说《忠实的救生艇》和《杀人证》等，都写得轻松幽默。尤其是本期推介的《杀人证》，用一种逆向的思维方式，写出了匪夷所思的故事，但随着情节的推进，终于显出其内在的合理性来。

也许，这个故事给予作者的启示要比给予读者的还多。我们从来不摒弃作品的意义，但很多时候，我们特别容易被这种超越文本与故事的东西束缚了手脚，结果往往因为文本的不完善和故事的平板而大大减弱了对意义的表达。

## 万能制造机

罗伯特·希克利

格里高尔坐在桌后。“AAA行星消毒公司”办公室内尘埃满布，这是一家专为新行星改善自然环境的公司。格里高尔一眨不眨地凝视手中那张包含2305种不同物品的清单，试图查出还有什么被遗漏了。

防辐射油膏？宇宙中使用的照明弹？水的净化设备？不，这一切都写在清单上了。他打个呵欠，望望手表，合伙人阿诺尔德理应回来了。他一大清早就去采购全部物品并运去飞船，几小时后他们即将起飞去狄梅吉星执行任务。

但是万事俱备了吗？宇宙飞船可是一座需要自力更生的孤岛。如果在那里把豆子吃光了，那你是无法上小店购买的。万一飞船的防护外壳坏了，你就该有备用的壳板、更换的工具和如何更换的指导书。宇宙实在太大，别指望有人能援救你。清单里还有制氧设备、香烟……这简直就是家超级市场而不是宇宙飞船了。格里高尔扔下清单，无聊地拿起扑克在桌上玩起他本人发明的牌阵游戏。几分钟后阿诺尔德大大咧咧地进了办公室。

格里高尔不解地望着他的伙伴：通常只要这小个子化学家喜笑颜开，欢欣鼓舞，往往就意味着公司将面临一场巨大的厄运。“你全办妥了？”格里高尔既胆怯又情不自禁地发问。

“万事大吉！”阿诺尔德傲然声称。“可我们马上就要起飞……”“放一百二十个心吧，一切都没问题！”他一屁股坐上桌沿，“我给公司省下了一大笔钱。”“得了吧，”格里高尔叹气说，“你又干下了什么蠢事？”“不！”阿诺尔

德郑重其事地说，“你只消想想那白白浪费在装备上的钱，我们得带齐 2305 种物品，而大多只是以防万一。实际上我们也许只用到其中的一种或两种，结果却弄得飞船拥挤不堪，塞满了根本用不着的装备！”“但往往恰好是这一种或两种物品挽救了我们的生命！”“我当然考虑过啦，幸好我找到了远征所需要的最必需的装备！”格里高尔站起身，他极力控制自己说：“阿诺尔德，我不知道你找到了什么，但我希望你还是尽快把 2305 种物品装上飞船为好。”“可惜不行了，”阿诺尔德神经质地笑笑，“钱不够啦，就为了买下这件最需要的装备。”“它是什么玩艺？”“绝对独一无二货真价实的必需物品！去飞船看看，我让你开开眼界。”在去宇航港途中，阿诺尔德一直神秘莫测地暗自发笑。飞船已矗立在发射场上准备起飞。阿诺尔德郑重地打开舱门。

“就是它！”他嚷道，“瞧！这是台能应付任何灾难的‘万应灵丹’！”格里高尔进入舱内，他看到一台奇特的大机器，机身上杂乱地安装着刻度盘、小灯和各种指示表。“这算什么？”“它难道不挺美的？”阿诺尔德温柔地拍拍这台机器，“我从星际旧货商乔那儿以非常合算的价格买到手的。”格里高尔立刻明白了一切。他本人有时也和乔打交道，但每次都非常不妙。乔卖出的那些不可思议的机器的确能工作，不过后果如何就是另一码事了。

“我绝不和乔的任何一台机器飞入太空。”格里高尔斩钉截铁地声明，“我宁愿把它当作废铜烂铁处理掉！”他急急忙忙地到处寻找大铁锤。

“等等，”阿诺尔德央求道，“先让我把它演示一下好吗？你想过没有，如果在宇宙中发动机出了故障：第三个齿轮松动了，螺帽遍寻无着，这时你该怎么办？”“我可以从 2305 种物品中找出一个新螺帽，专为应付这类特殊事件。”格里高尔说。

“果真如此？你得明白清单上并没有列入 4 英寸的硬铝螺帽！”阿诺尔德胜利地叫道，“我检查过的，你说你该怎么办？”“这我就没戏了，你有何高招？”于是阿诺尔德傲然走向这台机器，按下按钮，对它响亮而清楚地说，“我要硬铝螺帽，直径为 4 英寸。”机器发出低沉的轰鸣声，灯光闪烁，闸板缓缓打开，他们眼前赫然出现了一颗闪光发亮，已经制好的螺帽。“怎么样？”阿诺尔德大喊大叫。“哼，”格里高尔不太热情地说，“不过就是做了个螺帽而已，它还能干什么？”阿诺尔德重新按下按钮：“给我们来一磅新鲜大虾。”闸板打开——里面真是活蹦乱跳的大虾！“我真糊涂，应当要洗干净并加工好的大虾才对。”阿诺尔德遗憾地说。“它还能做什么？”格里高尔问。“你想要什么？要幼虎吗？还是要 25W 的灯泡或口香糖？”“你是说任凭什么它都能制造？”“对，一切的一切，只要你要就有！这是万能制造机，自己试试吧！”格里高尔试了试，很快就连续得到矿泉水、手表和一罐沙拉酱。“这还不错，”他说，“但是……”“还有什么但是？”格里高尔摇摇头，事实上连他也说不清。不过根据亲身体会他知道这种新玩艺总不太可靠，绝对不会像第一眼所见到的那样。

在饱餐美味的沙拉拌大虾以后，他们很快得到准许起飞的通知。一小时后他们的飞船已进入太空。

他们飞往狄梅吉星，这是颗中等大小的行星。气候炎热而潮湿，非常适合植物生长，唯一的缺点是雨量过多，几乎所有时间都在下雨，即使不下也总是乌云低垂。他们的任务就是设法控制雨量，这倒不困难，只要掌握调节天气的原理，化几个昼夜就能让一切正常了。

一路上没出任何事故，前方的目的地在望。阿诺尔德关掉自动驾驶仪，

驾驭飞船穿过厚厚云雾，千米厚的暗白雾层中很快露出山峰，几分钟后飞船盘旋在索然无味的灰色平原上。“这里的景观相当奇怪。”格里高尔评论说。

阿诺尔德点点头。他习惯性地使飞船作螺旋飞行，先拉平，接着保持平衡，关上发动机开始着陆。“真不明白这里为何不生长植物。”格里高尔自言自语说。

过一会儿他就明白了：飞船在刹那间消失在空无一物的虚假平原内，滑过几十米后，才轰隆一声跌落在陆地上。

他们以为是灰色的“平原”原来却是一层特殊密度的雾，除了狄梅吉星以外在任何地方都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俩解开皮带，确信自己没有受伤，就着手检查飞船。

这种意外降落的后果可想而知：无线电和自动驾驶仪已无法工作，飞船的外壳有十块防护板发生翘曲并脱落，更糟糕的是连操纵系统也有零件损坏了。“我们还算走运。”阿诺尔德下结论说。“不错，”格里高尔望望大雾说，“但是下次你最好还是使用仪器着陆为妥。”“现在你可以看到万能制造机是多么不可缺少的了，我们开始修复如何？”他们拟出了所有损坏部件的清单。阿诺尔德走向万能制造机并按动按钮：“飞船的防护板，5英寸见方，厚度为半英寸，用第342号合金制造。”万能制造机很快送出了他要的防护板。“我们要的可是十块。”格里高尔说。“这我明白，”阿诺尔德重新按下按钮，“再来一次。”机器没有运作。“大概我得下达完整的指令。”阿诺尔德肯定地说。他用拳捶了一下按钮又给了命令：“飞船的防护板，5英寸见方，厚度为半英寸，用第342号合金制造。”但是万能制造机仍然一动不动。“有点奇怪。”阿诺尔德说。“怎么啦？”格里高尔心中泛起一阵寒意。阿诺尔德又试了一次，还是毫无结果。他沉思片刻，再次捶打按钮说：“来只塑料碗。”机器生产出明晃晃的天蓝色塑料碗。“再来一个。”阿诺尔德说。万能制造机却置之不理。阿诺尔德转而要支蜡烛，机器迅速给了他。“我还要一支蜡烛。”阿诺尔德命令说。

机器又毫不作反应。“真有趣，”阿诺尔德说，“我早就该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了。”“你什么意思？”“很显然，万能制造机的确能生产出任何东西，但却只生产一次。”阿诺尔德又作了试验：他让机器生产铅笔。它也这样做了，但只给一支。

“糟糕，”格里高尔说，“我们还需要九块防护板，操纵系统也需要三个绝对相同的零件，这该怎么办？”“总会有办法的。”阿诺尔德依然无忧无虑。飞船外开始下起小雨。

“我对机器的行为只有一种解释，”阿诺尔德在几小时后说，“那就是它喜新厌旧。”“什么？”格里高尔精神陡然一振，刚才他被簌簌细雨催得昏昏欲睡。

“这是台智能机器，”阿诺尔德继续说，“在得到命令后，它译成执行语言并进行生产。但是为什么只生产一次呢？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想唯一的解释是：机器和人类非常相似，只在生产新产品时才获得一定的快感。而一旦制成后就产生厌烦，于是它只生产新产品，不喜欢重复。”“我这辈子没听到比这更混蛋的分析了！”格里高尔吼道，“但不妨假定你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就连我也不知道。”阿诺尔德说。“我猜也是如此。”这天晚上万能制造机给他们的晚餐相当不错，有煎牛里脊肉，有苹果馅饼。美食明显提高了他们的精神状态。

“不妨索取代用品……”格里高尔深思道，他吸上一大口“万能”牌香烟，“第342号合金并非是用来制造防护板的唯一材料，应该还有别的合金也能让我们飞回地球。”但万能机不肯生产任何铁合金制成的防护板，他们便要了青铜板，获得成功，可在这以后机器又再拒绝生产黄铜板或锡板。

对于铝板万能制造机倒很爽快，而且还生产出镉板、铂板、金板和银板，连钨板这种独特产品也给了，真不知它是怎么铸成的。阿诺尔德又要了超强度的陶瓷板，最后的一块板则是用纯锌制造的。

当然某些金属板可能熔点不高，但只要冷却系统不出毛病，它们将能一直维持到地球。

这一夜他们工作得不坏，早上喝了万能牌的葡萄酒作为庆功。第二天他们着手安装防护板，船尾搞得五花八门，活像一块块拼接的零头布料。

但是要修复操纵系统的问题就大了：需要三个完全一样的零件，全部由极为精细的玻璃和导线制成，不可能有代用品。

万能机毫不迟疑供应了第一个零件，只是一切就此结束，直到中午他们也束手无策。他们想吃龙虾，机器响上一阵后又是落空。因为他们要过了大虾，而龙虾和大虾都属于甲壳动物，看来万能机是把物品按类分列的。“我们大概只能吃罐头了。”格里高尔叹气说。

阿诺尔德委靡不振地一笑：“可是当我买下这台机器时，我还以为再也不用为吃喝操心了，所以……”“你是说连罐头食品也没准备吗？”“正是。”他们向机器索要鲑鱼或淡水鱼，同样一无所获；想吃羊腿或香肠时又碰上一鼻子灰。

“我们吃过了牛里脊肉，这就为所有哺乳动物的肉类打上了句号。”阿诺尔德说，“这倒不难获得完整的生物分类理论了。”“只是我们先得活活被饿死。”格里高尔泄气地说。

他重新点了炸小鸡，这次机器倒是毫不推托就送出了，然而他又为自己没要只大火鸡而后悔不已。狄梅吉星继续在下雨，飞船周围一片烟雨迷雾。

晚餐的时间又到了，他们决定再弄点吃的。凉拌蔬菜并不费事，但卡路里还不够。万能制造机给了烤面包，馅饼根本别再指望。经过一个小时的多次索取和拒绝，他们才弄到煎鲸肉，看上去万能制造机搞不大清楚鲸该如何分类。飞船内壁出现了水珠，钢护板上也发现铁锈。

再次出现午饭问题。由于苹果馅饼而使各种水果都不再出现，他们只好要了青蛙、烤山雀和蜥蜴肉。在这以后所有的爬虫类、昆虫以及两栖动物都不会再有了，真是山穷水尽。舱外依然细雨霏霏，飞船更深地陷入泥沼之中。格里高尔突然冒出一个主意，他反复考虑尽管成功的概率不大，但不能不试。他缓缓走近万能制造机，阿诺尔德两眼放出惊异的目光：“你想干什么？”“我打算给这家伙一道最后的命令。”格里高尔嘶哑地说。

他用颤抖的手按下按钮，低声说了些什么，起初什么迹象也没有，然后阿诺尔德突然警告道：“赶快后退！”机器摇摇晃晃，震颤不已，灯光乱闪，指针疯狂地摆动不停。“你叫它做什么？”阿诺尔德问。“我叫它复制出一个自身来！”万能制造机抽筋似的前后颤抖，冒出阵阵黑烟，弄得他们咳嗽不止。烟雾消散后他们发现万能制造机仍在原地，不少地方的油漆都脱落了，某些指示器瘫痪而不起作用，但在旁边却出现另一台油漆未干的新万能制造机！“万岁！”阿诺尔德喊道，“有救啦！”他转向新万能制造机按下按钮就喊：

“来一个操纵系统的零件!”……一个星期后，他们完成了考察狄梅吉星上的任务。阿诺尔德、格里高尔和三台万能制造机已经飞到肯尼迪宇航港。他们刚刚着陆，阿诺尔德就跳下飞船，乘上出租车驶往纽约中心，几小时后才回到飞船上。

“一切就绪，”他对格里高尔说，“我和某些珠宝商谈过话，他们愿意出高价收买我们提供的大粒金刚钻石!”格里高尔闷闷不乐地瞅着他。“你没发觉到有什么不对头吗?”“是什么?”阿诺尔德张目四望。在那边，在从前站着三台万能制造机的地方，现在是四台机器了。

“是你命令它们再生产一台的吗?”阿诺尔德问，“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只要让它们生产钻石就是啦。”“你什么也没懂!”格里高尔悲哀地说，“瞧!”他按下了最近的一台万能制造机说：“我要金刚钻。”万能制造机顿时颤抖起来。“现在它们变得只会生产这个啦!”格里高尔疲乏地说。那台万能机震颤不休并再次生产出……还是一台万能制造机!

## 外星人来的那一天

罗伯特·希克莱

某天，一个男人走到我的门前。他看上去并不完全象一个人，尽管他确实是以两只脚在走路。他的脸有点不太对，好象它先是在一个火炉中融化掉，然后又仓促地冻结而成。后来我才知道，在一群被叫做西勒斯特的外星人中，这种表情十分普遍，并且被他们看作一个特别美丽的表情。“融化的表情”，他们这样称呼它，而在他们的选美比赛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我听说你是个作家。”他说。

我说是的。为什么要对这样的一个东西撒谎呢?

难道这不是一种幸运吗?

当然是。

你有些故事要卖吗?

他非常坦率。我决定也同样如此。

是的，好。

最让人不安的城市。不同的风俗习惯，全都是这样。我一来到这儿，就对自己说‘旅行是美妙的，可我到哪儿去找一个人卖给我故事呢?’”

这确定是个问题。

那么，中篇小说开始。”

你会得到它的。

这个星期末。

我们现在正谈论的东西用金钱的话来说是多少，如果你原谅这种表达的话?

一个一万字的中篇小说。我将支付给你一千美元。我被告知，对一个在地球上的这一地区的作家而言，这是标准的支付。这儿是地球，不是吗?”

是地球，而且你的一千美元也是可接受的。请告诉我我希望我写些什么。我把这全交付给你。毕竟，你是个作家。

非常正确我是个作家。

一点也不在意，毕竟我不会读它。

有道理，我并不要跟着这一系列询问再深入下去，我假设某个人将要读它，这对一个中篇小说而言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你眼下正在购买的是什么权利？

西勒斯特的第一和第二版。

能改编成电影销售我将支付你百分之五十的净利润。”

这可能吗？

很难说，

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把分成比例改为六十-四十。

我不会争论，什么？对我而言，这是个完全的新牛肉香肠。”

我没有理这点，在英语中的一个偶然的小错误并不会使一个外星人成为一个无知的人。”

一个星期后我完成了我的故事，并把它带到主干道上的老式 MGM 大楼中的西勒斯特办公室去，我把故事递给他，他边读边示意我在一个座位上坐下。

很不错，噢，很好。

但我想作一些改动。

噢。

喔，是的，艾利斯。

尔萨斯，法国的一个省吗？我决定不理他。

现在，这个艾利斯，

他显然是在指阿尔萨斯，法国的一个省，但我现在已错过了能纠正他的那个时候了。”是的，“我说，“是这样，只是一个小国家那么大。”

好，那么，象什么？

一个椒盐卷饼，勒斯特人喜欢读这种东西。”

他们是吗？

是的，会使小说更加栩栩如生。”

栩栩如生。

是的，是的，当然。

现在，为了你这个故事的电影剧本，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情节安排在一天中的另外的时间里。”

我努力想记起我把一天的哪个时间安到了故事里，在我看来我根本没有指定任何特殊的时间，我提到了这点。

是这样的，不清的声音使我确信你是在谈论黄昏。”

是的，好吧，

取一个好书名。

是的，黄昏基调。

用一种白天的模式来写它，为了一种反语。”

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么，为什么不用你的计算机把它再处理一遍并再把它带给我呢？

我回到家时，理碧正在洗碟子，看上去非常驯服柔顺，我应该提一下，理碧是一个中等身材的金发碧眼的人，带着那种成为格霍提奇外星人特征的被烦恼似的表情，从寝室里传出一些特殊的声音，我向理碧作出一个探询的

表情，她向寝室翻了一下她的眼睛，并耸了耸肩。我走进去，看见那儿有两个人。我没说一句话，又回到厨房，冲着理碧：“他们是谁？”

他们告诉我他们是拜尔森两口子。

外星人？

她点点头：“但不是我这种外星人。他们对我而言是外星人，正如他们对你而言是外星人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完全懂得了外星人相互之间也可能是外星人。

他们在这干什么？

他们没说。

我回到寝室。拜尔森先生正坐在我的扶手椅中读一份晚报。他大约三到四英尺高，有一头橙色的头发。拜尔森夫人也是同样的大小和同样的橙色头发，正在编织某种交替着橙色和绿色的东西。我一回到房间，拜尔森先生就急忙从我的椅子中站起来。

外星人？

是的。

你们在我这儿干什么？

他们说这没关系。

谁说的？

拜尔森耸耸肩，看上去毫无表情。我已开始非常习惯于这种表情了。

但这是我的地方。

当然它是你的，住的空间吗？我们并不很大。”

但为什么要在我的地方？为什么不是在别的某个人那儿？

我们只是不知怎么漂流到这儿并喜欢上了它了。”

其它某个地方也可以感觉象家一样。

也许是，也许不是。我们希望留在这儿。看看，为什么你不能只是把我们当成寄生虫，或者是墙上的褐色斑点？我们只是有点依恋这儿。这正是卡佩拉人会做的事。我们不会碍事的。”

我和理碧并不太想要他们，但看起来也没什么不可抗拒的原因让他们离开。我的意思是，毕竟，他们已经在在这儿了。并且他们也是对的，他们真的没有碍事。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比某些我们后来将要认识的同住一套公寓房间里的外星人要好得多。

实际上，我和理碧不久希望拜尔森两口子能稍微更引人注目一点，并在家给予一点帮助。或者至少照看一下东西。尤其在那些小偷们闯进来的那天。

我和理碧都出去了。以我理解它的方式来看，拜尔森两口子没有做一件事去制止他们。没有报警或其它任何事情，只是看着。小偷们在这个地方闲逛时，行动迟缓，因为他们是如此超重，那是些来自于巴那德星球的肥胖的外星人小偷。他们拿走了所有的安娜古老银器。他们是巴那德的银器小偷，他们的传说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他们告诉拜尔森两口子说的话。当他们抢劫我们时，拜尔森先生正在做他的眼睑体操，好象根本没有什么事在发生一样。

一切都是这样开始的，我在纽约麦克都格尔大街上的弗兰哥酒吧碰到了理碧。在此之前我已看到过几个外星人，当然，是在第五大街上买东西或是在洛克菲勒中心看冰上芭蕾时。但这是我第一次真的跟一个外星人说话。我

询问了它的性别并知道了理碧是格霍提奇性别。这听上去是个很有趣的性别名称，尤其对我这样正努力超越那种男性-女性二分法的人而言。在我和理碧已同意她基本是个“她”之后，我认为和一个格霍提奇性别的人结成配偶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后来我在“大红”教堂里和汉林神父核对了一下。他说以教会的眼光看这没什么不妥，尽管他本人并不太赞成这种事。我和理碧成了最早的外星人和人类的婚姻之一。

我们搬到了我在西部村庄里的房子里。开始时在那周围你并没看到多少外星人，但不久其他外星人种就出现了，并且他们中不少人就搬到了我们的隔壁。

不管他们来自于哪儿，所有的外星人都应该到警察局和负责祭礼控制的地方当局那儿去登记。然而，几乎没有谁为此费心劳神。对此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警察和政府当局在追踪他们自己的人类方面都有太多的困难。

平时我为西勒斯特市场写一些故事，我和理碧与我们的房客相处宁静。拜尔森两口子都是安静的人且他们帮助支付一部分房租。他们是那种并不过分焦虑的悠闲轻松的外星人；不象理碧，她对每件事都担心个没完。

开始时我还喜欢拜尔森两口子的生活方式，认为他们非常轻松悠闲和超然淡泊。但后来我改变了我的看法，就在那天小偷们偷走了他们最小的孩子，小克鲁德·拜尔森。

我本该提起拜尔森两口子有了一个孩子，就在搬来和我们一起住不久。或者也许他们把孩子留在别的某个地方，在接管了我们多余的寝室后再把他接了过来。我们真的永远也弄不清这些外星人来自于哪儿，而他们的婴儿对我们而言也完全是个不可思议的东西。

以拜尔森两口子描述它的情况来看，小克鲁德的绑架过程是非常简单和直接的。它就是“再见，克鲁德，”“再见，爸爸。”当我们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做时，他们说：“噢，这完全没什么关系。我的意思是，它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拜尔森一家正是以这种方式旅游的。某人偷走我们的孩子。”

好吧，我没再理这事。对这样一种人你又能做些什么呢？他们怎么能容忍小克鲁德被作为一个巴那德的银器小偷抚养大？一天是一种人，另一天又是另一种人。某些外星人就是没有种族的骄傲。我的意思是，这完全是疯狂的。

对这件事我们也无能为力，因此我们都坐下来一起看电视。我们都是想看沙曼拉哈·瑞迪的节目，这事我们最喜欢的节目。

这个晚上沙曼拉哈的主要客人是那个第一个吃马格路的人。他对此非常坦率，甚至稍微有点是挑战性的。他说：“如果你们仔细考虑一下，为什么只吃愚蠢的生物，或被哄骗的生物，才应该是合乎道德的？只有盲目的偏见才阻止我们去吃有智慧的人类。最近某一天我就有了这种想法，那天我正和几个在一个盘子上的马格路方队谈话。”

多少个马格路人可组成方队？

十五到二十个之间，虽然也有例外。

那是马格路人经常闲逛的地方。堆积，我应该说。你知道，马格路人是特别喜欢盘子的。”

我并不认为我了解这个人种。

对我们约克人而言，它们确实是非常独特的。

它们是怎么到你那儿的？

一天晚上，它们只是突然就出现在我的盘子上。开始时只有一个或两个方队。它们看上去有点象牡蛎。然后，更多的来了，因此我们就有了半打的方队，它们足以开始一个几乎快要是正式的会谈了。”

它们说过它们来自于哪儿吗？

一个叫做埃斯帕德瑞勒的星球。我一直没能完全明白它是哪儿。

它们说过它们怎样到达这儿的吗？

某种在光波上作冲浪运动似的东西。

是什么让你想起来去吃马格路的？

喔，开始时我根本就没想到过。当一个生物跟你谈话时，你并不会马上想到去吃他，或她。不会，如果你是文明人的话。但这些马格路逐渐每个晚上都出现在我的盘子上。它们对此非常随便。所有的人在我精制的中国古盘的边上排列起来，在离我较远的那一边。有时它们只是相互说话，好象我甚至根本没在那儿一样。然后，其中一个会假装注意到我——噢——它是个地球家伙——而我们就全都开始说话了。这种情况每个晚上都继续着。我开始想到在它们这么做的方式中有一种挑衅的东西。在我看来它们正试图命令我什么事。”

你认为它们想被吃吗？

喔，它们从没这样说过，没有用这么多的话来说，没有。但我正开始产生这种想法。我的意思是，如果它们不想被吃的话，它们又在我的盘子边上干什么呢？”

然后又发生了什么？

简单地说，有个晚上我开始厌倦于哄闹，让它见鬼去吧，我用我的叉子叉起它们中的一个并吞了下去。”

其他人又在干什么？

它们假装没注意到。只是继续它们的谈话。只是它们的谈话在它们中的一个不见了后显得更加乏味了一些。”

让我们回到那个被你吞下的马格路人，当他被吞下时他反抗了吗？

没有，他甚至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好象他正期盼它一样。我有这种感觉，对一个马格路人而言，被咽下去并非是一个残酷的和不寻常的惩罚。”

它们尝起来味道怎样？

有点象沾上热酱的裹着面包粉的牡蛎，只是稍微有点不同。外星人，你知道。

节目完了之后，我注意到在我们寝室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摇篮。摇篮里有一个逗人喜爱的小家伙，看上去有点象我。开始我以为是小克鲁德·拜尔森，以某种方式又回来了。但理碧不久就让我明白了。

那是小曼尼，

噢，技术上讲，我没有。我已推迟了实际的分娩，直到一个更方便的时候。

你能这么做？

她点点头：“我们这些格霍提奇性别的人能做到这点。”

你把他叫做什么？

他的名字叫曼尼。

在你的星球上，'曼尼'是个典型的名字吗？

完全不是，这怎么说？

这种衍生很明显。‘曼尼’在地球上表示‘小人儿’。

这不是我们这儿的方式。

解她对曼尼成为一个人类的生育过程的解释。推迟的分娩，这在地球人中并不是件经常发生的事。尽我所能理解它的，理碧将不得不经历实际的分娩，在后来某个更方便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永远不能规避它。

曼尼躺在他的儿童小床中，咿咿呀呀地叫，就象一个人类婴儿一样，我猜。我是个非常骄傲的爸爸。我和理碧是最早的，可行的人类和外星人的通婚之一。我后来才知道这并不是件重要的事情。所有在地球上的人都正在这么做。但在那个时候，在我们看来，它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各种邻居都过来看这个婴儿。拜尔森两口子在它们蜕皮后在这个公寓房边上用灰泥造了一间新房子，拜尔森夫人从她自己的嘴里象蜘蛛吐丝一样织出所有的建筑原料，并且我想告诉你她对此多少有些骄傲。现在他们也来了，上上下下把曼尼看了一阵，然后说：“看上去象个好东西。”

他们提出可以临时照看婴儿，但我们不愿把曼尼单独留给他们。我们仍然没有一个可靠的关于他们的饮食习惯的报告。实际上，得到任何一个关于外星人的某种事实都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即使联邦政府已决定把所有到地球上来的各种人种的信息都公开。

外星人在我们中间的出现对人类进化的下一步具有很大的影响，在复合的生活中产生了新的兴趣。不久以后你就厌倦于同样古老的个人主义。我和联邦认为成为其他某个东西的一部分可能非常有趣。我们想加入一种象僧帽水母一样的生物。因此当我们收到一个由外星人复合而成的生命形式的邮寄通知书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感到满足还是感到恐惧。成为一个复合物的一部分在那些日子里仍然是不同寻常的。

我和理碧认真地讨论了这件事，并最终决定去参加第一次会议。会议是免费的，且我们还能看看它到底象什么。

会议在我们这个地方的唯一神教堂里举行，几乎有二百个人类和外星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开始时我们都是不清楚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都是新手，且一点也不能相信在没有经过预先训练的情况下我们能被指望去形成一个二百人的复合物。

后来，一个穿着鲜艳运动外衣并拿着一个活页夹的人出现了。他告诉我们应该首先组成五个复合物单位，而一旦我们能再组成几打的这种单位并掌握了结构及合并的要点后，我们就能前进到复合存在的第二层次。

只是在这时我们才认识到复合存在还可能有许多的层次，每个层次按它本身的质量与其它层次都是分离的。

幸运的是，这个唯一神教堂在底部有应该很大的开放的空间，而这儿正是我们和我们嫁接杂种的伙伴们把我们自己配合在一起的地方。

开始时，我们在努力进行这个过程时都有些糊涂。我们大多数对于把我们自己配合于其它生物都没什么经验。

后来，在那个自愿来辅导我们的专家(那个穿鲜艳运动上衣的人)的帮助下，我们不久就形成了我们的第一个复合物。即使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完全正确，因为并非所有的器官都能配合进各种非常不同的人类孔眼中，但看到我们自己变成了应该新的，带着全是它自己的一种特性和自我意识的生物，仍然是件让人激动的事。

我与这个新复合物联盟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每年的郊游。我们到应该过

去遭受过原子弹的遗址去。那儿已长满了野草，某些野草确实有非常奇怪的形状和颜色。附近有一条被污染了的小溪，我们就在那儿露营，大约有二百个人。我们把联合起来推迟到午饭之后。

女性后勤人员们在分发食物。她们有一个收集点，就在远一点的地方，在那儿每个人提供一些他们能够提供的东西。我丢了一张西勒斯特的钞票进去。这是我刚刚为一部中篇小说而得到的稿费。许多人过来看这张钞票并发出许多“喔”，“啊”的声音。因为西勒斯特的钞票确实非常漂亮，尽管它们厚得你根本不能折叠，放在口袋中还会弄起一个不雅观的凸出形。

一个来自“大红”复合物的人从那边走过来看我的西勒斯特钞票。他把它举起来，对着光线仔细观察形状和颜色。

这确实非常漂亮，我正要考虑这一点。

他决定他想要这张钞票，并问我我愿为它报个什么价。我向他报了一个价格三倍于它以美国货币衡量的价值。他很满意这个价格。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捏着这个钞票的一角，非常美妙地用力嗅了嗅它。

相当不错。

现在我才想到这一点，并认识到西勒斯特钞票确实有一种美妙的味道。这都是第一流的钞票。

他又用力嗅了嗅。”你曾经吃过其中的一张吗？”他问我。

我摇摇头。我从来没产生过这种想法。

他在钞票的一个角上一点一点地咬。”真是美味！”

看见他如此快活使我也动了心。我自己也想尝尝。但现在这已是他的钞票了。我已把它卖给了他。我拥有的所有东西就只是乏味的老式美国钞票。

我掏遍我的口袋，发现我已用光了所有的西勒斯特钞票。我甚至没留下一张来回家挂到我的墙上，而当然更没有留下一张来吃。

然后我注意到了理碧，完全孤独地合并在一个角落里。她看上去如此惹人怜爱，于是我走过去和她在一起。

